

今年阴历的4月25日,是母亲的84岁生日。还没有到生日的几天以前,我就分别告诉在老家工作的姐姐和在曲阜工作的妹妹,今年母亲的生日要在距离老家最近的梁山县度过。

大家都不明白,我为什么要选择梁山。我说,一是梁山距离老家最近,母亲不宜远距乘车;再就是有一个更重要的理由。

生日到来的前一天,我带上妻子从济南出发,先去梁山一家大酒店订了次日中午的房间,然后回到位于梁山县城南25公里的故乡。母亲因为患脑血栓已经失语多年,但是她的听觉依然灵敏。家里的人已经告诉了她要去梁山过生日的计划。姐姐说,看出来娘一直在纳闷,她不明白我为什么要到梁山为她过生日。她一直在打手势拒绝,意思是在家里随便过一过就可以了,没有必要去那里。

我对母亲说:“你还记得韩垓吗?还有袁口?”母亲的眼睛立刻明亮起来,满是皱纹的脸上表情丰富,很激动的样子。我说:“自明天吃过了午饭,我们带你去韩垓和袁口看看。”

母亲很高兴地点头。家里的人也都纳闷,不明白我的意思,更不明白母亲为什么听到这两个地方很激动的样子。因为我说的韩垓和袁口是隶属于梁山县的两个普通的乡镇,在梁山县城附近,并没有什么特别的风光。

但是,我却知道,这两个地方,在母亲的人生经历中,却有着难忘而特别的意义。前些年,母亲身体还好的时候,跟我住在济南。母亲最常回忆的经历是自己1958年春天的故事。那一年父亲去了关东,爷爷身体不好,家里一切都有母亲撑着。那一年春天,村里饿死了很多人,我们家也已经没有任何吃的了。爷爷听村里的人说,在梁山附近的韩垓和袁口,可以用衣服和

母亲的生日

布匹换地瓜干和胡萝卜下,就想让母亲去看看。母亲勤于纺织,正好那一年春天织了不少布匹。衣服可以不穿新的,但是没有吃的却不行。当时哥哥的年龄还小,姐姐也刚刚会跑,正是长身体的时候。爷爷身体不好,就是有饭吃还不行,更不用说饥饿的煎熬了。为了一家人,在一天清晨,母亲推着我们的独轮车,装上几捆布匹和一些衣服就上路了。从我们村到梁山的韩垓和袁口,大约有45华里。母亲是小脚,推的又是独轮车,道路又是那种坑坑洼洼的乡间小路,一路的辛苦可想而知。但是,就是这样

的情况之下,母亲在那个春天中,往返了十几次。每次都是当天来回,天还没有亮的时候动身,深夜才能回到家,然后一家人就有了维持生命的食粮。

现在,我从济南回老家就经过这个地方,只是道路已经变成了宽阔的公路。每次开车经过的时候,我都会自然想起当年的母亲,想起小脚的母亲推着独轮车艰难前行的情景,总是不禁泪流满面。

母亲在我这里的时候,每当回忆起这段往事,总是会说:不知道现在韩垓和袁口怎么样了?

是啊,尽管我带母亲去看过全国的很多风景,但是,我能够想象得出,这两个小地方却是当年母亲去过的最遥远的地方,是给母亲留下了最深刻记忆的地方。

从那个时候起,我就一直有带母亲去看看这两个地方的想法,但是因为后来母亲身体越来越不好,上下楼不方便了,回到老家居住,事情就放下了。

今年母亲84岁,我与家里人商量要给母亲过一次有意义的生日,心里也想要圆了母亲的这个心愿。

25日那一天,我们在酒店为母亲举行了西式的生日宴会,母亲吹了蜡烛,儿孙们唱了生日歌,母亲特别高兴。然后,我们去重走母亲当年走过的路。一路上我不断地给母亲讲解着沿途的村子,母亲也一直朝车窗窗外看着,但是,母亲显然再也找不到她心目中的地方了。可是,我看得出来,母亲很兴奋很激动,她老人家的放下了。

郑州北郊的老人们,提起惠济区政府所在的地毛庄村,总是把它与相邻的弓寨村相提并论。一句“弓更部,毛尚书,蟒袍玉带红套裤”的口头禅,流行了150多年。近查资料得知,弓更部是指明朝天启年间做过吏部文选司员外郎的弓省矩(字从心,号梅峰,弓氏六世孙,曾出使朝鲜,后被阉党魏忠贤所害),而毛尚书却不是何许人也。遍查明清史料及《毛氏族谱》,也未发现他的任何蛛丝马迹。在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毛氏后人毛祖尧编写的《毛氏历史名迹》中,记录了毛氏自永乐年间迁郑后500余年的功名人员,约100多个。有四进士,九举人,68秀才,72监生等,

● 郑州地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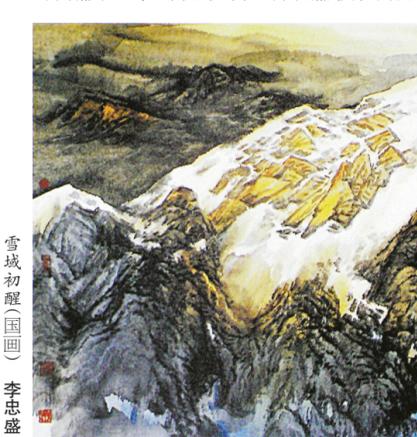
毛尚书庄

蔡增俊 而最高的官职是在山西做布政使的从三品官员毛文炳。村中流传的说法是在他死后后被追封为尚书衔,此说实在查无实据。

近访庙李镇93岁老人王俊德,他提供了一条比较可信的线索。毛尚书是指武陟县木柴店镇做过四品尚书的毛昶熙。相传,毛昶熙之父毛树堂(字带村,号仓场)原是毛庄村人,生在乾隆末年。嘉庆年间考中秀才后,家道中落,后孤身一人流落武陟,以卖诗为生。与当地一位有钱人家的大脚闺女成婚,发奋读书,于嘉庆二十二年考中进士,官至户部侍郎。其长子毛昶熙,字旭初,道光二十五年进士。同治元年授礼部侍郎。在同治四年,任河南团练总办时,因曾格林沁被山东捻军杀害而连坐,被革职留任,奉诏由南阳返回北京。路过郑州时,曾在毛庄官道旁祭奠其祖毛文炳。后于同治六年调户部,七年擢左都御史兼署工部尚书,十一年调任吏部尚书。光绪八年又任兵部尚书。由于他一生三院六部的官都做过,因此,死后被“优卹赐恤,赠太子少保,谥文达。”对毛昶熙的显赫一生,毛氏后人引以为荣,同治六年春,毛庄重修宗祠时,道光甲辰解元毛锡畴(举人全省第一名)曾题过:“副使忠贞有显,尚书故地车盈门”之对联。父以子贵,族以祖显,毛庄自然就是尚书故里了。虽然武陟毛氏后人并无确认,而郑州毛氏因毛树堂招赘武陟,家谱不立。但郑州毛氏后人仍然深信不疑这里就是尚书故里。

在传统商业宣传手段较为单一的社会,悬帜招幌就成为郑州许多商家普遍采用的广告形式。它具有旗帜鲜明,常换常新,造价低廉,制作简便等特点,它多为彩布缝制,用丝线绣上店名或广告词句。特别注意针对旧时不识字的人多,用形象图文的招幌,高悬于店外很远处一望便知,具有很强的视觉效果,从而吸引顾客。

现今郑州旧时市上几种主要行业的招幌: 酱油:老郑州有名的鸿兴源、有恒酱菜园等,店门外挂的幌子系扁扁葫芦形木牌,上写“酱园”、“酱”字,下附“伏”和“陈”字表示所售商品的质量水平。 中药铺:往日东大街、南大街上中药(铺)较集中,同



雪域初醒(国画) 李忠盛

南北朝的徐勉,字修仁,梁武帝萧衍时,曾任吏部尚书、尚书左仆射、侍中、中书令等官职。一生著述颇丰,有《左丞弹事》、《会林》等传世。《梁书》载,徐勉为官勤政廉守,不徇私情。一次和门人夜集,有个客人虞高向他求官,他正色说:“今天只可谈风月,不宜及公事。”徐勉平时不营产业,家无积蓄,俸禄均分给亲祖中的贫人。有人劝他,他说:“人遗子孙以财,我遗之以清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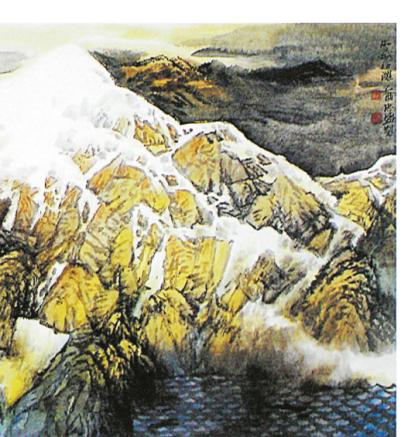
《诫子书》是徐勉一则著名的家训。大意说,我家世代清白廉洁,所以常常过着清贫简朴的生活,至于家产上的事,不仅是不经营,而且从来没有提及过。我今天的高官厚禄,那是由于自己的才能,而且仰仗祖先的风范和福泽。东汉的杨震说,把清白家风传给子孙,不是很厚一笔遗产吗?书贤也说,留给子孙满满一竹笼黄金,不如一部经书。我希望自己也能效法先贤。自做高官以来,将近三十年,一些门生和老朋友向我建言,或劝我广置田地,或劝我开设客棧,或要我多买船只搞运输,或要我经商赚钱,我都拒绝了,不仅不想与民争利,而且想省掉一些杂乱的事情。这则家训,语气平疏,心意自然,一位耄耋老人谆谆诫子的情态如历眼前。

唐初名臣房玄龄的父亲房彦谦亦是一生为官,却自奉甚俭,家无余财。《隋书》中记载他“自少及长,一言一行,未尝涉私,虽致屋空,怡然自得。”其中也载有其家训:“人皆因禄富,我独以官贫,所遗子孙,在于清白耳。”房玄龄遵循其父亲的家训,后来虽位高权重,仍兢兢业业,从不矜其功,终得清白传世,成为一代名相。

● 郑邑旧事

旧时商家的悬帜招幌

王瑞明 杜丰芮 行常用的招幌是“杏林春色”。据传说三国时,有个名叫董奉的中医先生,热心为人治病,不计分文,只求治愈者在门前为他栽几棵杏树,年复一年,杏树便郁郁成林。之后,“杏林春色”就成了人们对医家药师的美称。中药铺以此词语为幌,沿袭下来。



雪域初醒(国画) 李忠盛

本书收录太宰治最著名的三部作品:《斜阳》、《维庸之妻》和《人间失格》。一九四五年,太平洋战争以日本无条件投降宣告结束,城市的废墟弥漫着精神危机。太宰治的文学以耀眼的光芒照射在废墟之上,以强有力的现实感诉诸人们的心灵。他原先悲歌“人世恐怖”,而在一九

● 新书架

《斜阳》

李俐萍 四七年发表的《维庸之妻》中,那种悲歌进而发展为一种对虚空的叹息和幻灭感。小说借妻子之口,讲述了一个因生来容易受到伤害的心灵为莫名的不安所攫住,以致终日借酒浇愁的诗人故事。颓废堕落的缘故,被妻子一语中的:“像玩扑克牌一样,太宰治似乎相信,人只有内心深处抱有虚无感,才会具有善的秉性。一九四七年,太宰治发表了《斜阳》。这部以没落贵族家庭为背景的长篇小说,被誉为“日本的《樱桃园》”,描写了战后一道德过渡期的牺牲者的悲剧,为他赢得了如潮的赞美。他临终前写成的《人间失格》,可以说是他整个一生的自画像,从中可以看到他从多愁善感的少年一步步丧失为人资格的过程,被誉为日文坛“不朽的杰作”。

● 郑邑旧事

西药房:上世纪30年代末,郑州西药业发展较快,卖西药的药房有10多家,到1948年发展到50多家。当时因药品购自驻京、沪、津的外国洋行,药物来之不易,故药房门口都挂一“大药”或“西药”字牌。

当铺:早年郑州的当铺,柜台都很高,典当人站在下面而看不见柜台上边,门楣上挂有方形黑色大漆木牌,书有白色或刻金的“当”字。 鞋、帽店:过去郑州闹市开设的鞋、帽店,门前挂有方木牌,上方画有帽、靴或平底鞋图形,或用木板制成帽、靴、鞋之实物象形状摆在“前”。

钱庄:过去郑州东大街、南大街最早的几家钱庄门前,挂有用木制仿金属擦铜钱类似钱串的模型,中间饰一大铜钱,上有“流通元宝”等字样,下系红布穗。

酒店:过去郑州市场上卖酒的大小店铺很多,店前一般都是一酒壶,系一块红布穗,以示招幌;酒摊多用布幌酒旗悬挂。

理发:旧时的剃头挑子上挂有磨刀布,传说这是皇帝下的圣旨,用剃发比用剪刀剪发整齐好看,从此演变而成。近代以来,大理发店门外装有三色柱理发标志,很吸引人。

打磨坊:早年郑州生活用具石磨有广泛的销路,像磨房、碾房、豆腐坊、酒醋坊都得用石磨,而在迎河街、顺河街(现解放路)两侧有不少石匠在此设坊打制石磨出售。门前都挂着一个牌子,上书“磨”字。寓意或象形的招幌,丰富多彩,耐人寻味。

余秋雨:解放思想就是完全的文化观念。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自己的亲身经历就证明了这一点。但是开放以后,我们后面的文化软实力没有很好地跟上,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我们贫困太久了,我们需要快速地在经济问题上、在开放的问题上取得很大的成果,我们没有太多的精力来关注文化领域,这是完全可能的。但是文化转型显然是慢了。由于经济的发展,突然大家对文化产生需要了。大家回过头来对这个还没有转型的领域、正在非常苦恼的领域伸手要文化,所以说产生了很多狼狽的情景。

文化应该与经济风雨同舟 山西曾是中国现代银行家的乡下祖宅,一度创造了中国的经济奇迹,甚至创造了东方财富的奇迹。然而没有多少文化支撑的山西商人虽然创造了具有历史意义的经济行为,却没有得到文化界应有的肯定和支持,没有文化背景的钱财也很快就成了镜花水月。晋商的没落给我们提出了一个经济的文化命题,文化对经济究竟产生怎样的影响?未来的中国,文化和经济是否能够风雨同舟?

龙永图:我们觉得在打造中国软实力的时候,文化应该起非常重要的作用。为什么这几年在国外建立的孔子学院越来越多,有那么多中国人刻意地要求人家外国人学中文。一方面是因为中国经济发达了,很多人都了解到了,只要学会了中文,他们可以找到一份好的工作,在国外也可以找到一份和中国投资贸易有关的工作。后来我看了一篇文章,是美国的一个教育部长说的:“学中文符合美国利益,学中文可以帮助我们开发美国人的大脑和智慧。”我还看到BBC的一篇文章说,讲中文时要用两个大脑,讲英文只用其中一个大脑就可以了,所以对开发美国人和西方人的智慧,开发他们的大脑和思维有好处。对中文的热爱实际上就是国家软实力间接的一种体现。



龙永图 软实力决定竞争力

余秋雨:那些晋商,乔家大院和其他好多大院的晋商,他们非常了不起,他们当时为整个明朝和清朝在边防的运输上起了极大的作用。就是贸易方式上起了极大的作用。但是他们原来的道义文化不足以支撑货币流通的这个经济规模,他们原来就是一个农村的道义文化,所以直到最后有好些问题就分不清楚了。他不知道现代经济学的观念,比如按照我们现在的说法,总经理和董事长到底谁大?他们就闹得不得了。

龙永图:用一句标准的话讲,叫要用“制度文化”来规范他们。

余秋雨:在制度文化之前还需要一个文化,首先要肯定他们。在这个时候,就是我们明代的时候,在意大利的佛罗伦萨也有一群农民银行家诞生了。但是他们造就了文艺复兴。那个家族叫美迪奇家族,一个非常豪华的家族,他们有钱,他们发现了达·芬奇,他们把十三岁的米开朗基罗拉到自己的学校里来

连载

到了约定时间,靖子前往餐厅。“到底什么事?”她凝视着富樫说道。“你干吗这么凶巴巴的,一个女人家要把女儿拉扯大不容易。今后花钱的地方越来越多,就算在便当店工作,也毫无保障。你能不能重新考虑考虑?我和以前不一样了。”富樫伸出手,想握住靖子的手。“别碰我!”她说着,甩开那双手,杯中的饮料顺势泼出一些,溅到富樫手上。“烫!”他嚷着缩回手,凝视她,脸上随即露出一股恨意。“你不用说得这么好听。你以为我会相信你的鬼话?我已经说过了,我绝对不想和你复婚。你趁早死了这条心。”靖子径自奔出餐厅。回到公寓,靖子开始准备晚饭,她有些心不在焉,可怕的想象不断膨胀。

美里差不多该到家了。参加羽毛球队的她,练习结束后,总和其他队员七嘴八舌地聊一阵子,才离开学校。回到家时,通常会过了七点。门铃响了。靖子惊恐地走向玄关。美里应该带了钥匙。“来了,”靖子从门内问,“哪位?”隔了一会儿,回答才响起:“是我。”靖子感到眼前发黑。不祥的预感果然成真,富樫连这里都有找到了。靖子摇摇头打开门,但依旧挂着门链。

门一打开十厘米左右的缝隙,立刻现出富樫那张脸。他嘻嘻笑着,牙齿很黄。“你别再纠缠我!小心我报警。”“你报,随便。我见前妻有哪家犯法?警察又能怎么的?”她也不想往住处引起是非。好不容易在没有保证人的情况下住进来,要是惹出一丁点谣传,她们母女就可能被扫地出门。

“说完就走。”“我知道。”富樫面露胜利的表情。“虽然又小又旧,但还不错。”富樫大摇大摆地把腿伸进中央的暖桌底下。“怎么没开电。”说着,他径自打开电源。“我知道你在打什么主意,说来说去,你就是耍钱,对吧?我一分也没有。”“噢?是吗?”

就在這時,靖子背后有动静。靖子扭头,只见一身校服的美里已站在一旁,正挥起某个东西。靖子来不及阻止,美里已朝富樫的后脑勺砸了下去,富樫当场倒下。

第二章 有东西从美里手中滑落,是铜制花瓶。“美里,你……”靖子瞪着女儿。美里面无表情,双眼瞪着靖子身后。靖子转身一看,富樫正摇摇晃晃地站起来。“你们……”他呻吟着露出满脸恨意,直盯着美里。一阵东摇西晃,他朝她跨出一大步。

靖子连忙挡在富樫面前。“让开!”富樫抓住靖子的手臂,用力往旁边一摔。靖子被摔到墙上。美里想逃,却被富樫一把拽住胳膊。富樫身子一歪,把她压倒在地。富樫整个人骑在她身上,左手拽着她的头发,右手甩她

“噢?是吗?”